

烟台故事

梁家乔 孙氏先祖迁徙溯源

孙英山

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梁家乔村，是一个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的山村。村庄坐落在宁海州城西15公里的桂山（牟平四大名山之一）和荆山（“荆岩古寺”是牟平十景之一）两座名山之间。这里山清水秀，富甲一方，是一块人人羡慕的风水宝地。村庄有420户人家，1200人口，村民由5大姓氏组成，孙、周、杜、于、蒋，其中孙姓占了90%以上。自明末清初孙氏先祖在这片山乔居住以来，村庄民风淳朴，村民和睦相处，前后380多年，十八代子薪火相传，一直沿袭至今。

多年前，应莱山区史志办邀请，在解甲庄街道办举行解甲庄科举文化、莱山传说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胶东历史上的解甲庄等数次座谈会。会后，文友李镇老师问我：“孙老师，梁家乔村为什么没有姓梁的，全村都是姓孙的却没有叫孙家乔，而叫梁家乔？你可以把这一段村庄历史考究一番。”带着这个问号，我开启了对村庄命名、姓氏渊源的调查研究之旅，并在《烟台晚报》刊发了《梁家乔村名演变考纪》一文，把孙氏先祖早年迁徙、村庄名称“两家乔”“两甲乔”“梁家乔”形成的历史缘由进行了说明。

打小爷爷就告诉我，我们的老家是福山县盐场村，先祖是明末清初从盐场迁移到梁家乔村的。我很早就有到福山盐场老家实地走访、认祖归宗的意愿，只是忙于工作没有成行。20世纪60年代末期，我曾骑着自行车到30公里外的老家盐场村去过，拜访了一些村中老者，了解到了一些翔实情况。我父亲当年离休后，曾在镇政府编写社志，为牟平县志提供材料，和我村的孙承谓老师一起到福山盐场村进行过调查了解。因此，我手头有详尽的第一手资料，这为我追溯梁家乔孙氏先祖乔迁原因提供了依据。

据福山八家口孙氏始祖《孙氏宗谱》记载：孙氏兄弟八人系三国东吴大帝孙权之后裔。晋灭东吴后，孙氏子嗣分散四方，子孙传至三十八世，后裔有分支流迁三韩（马韩、辰韩、弁韩，统称三韩），其地域在今天的朝鲜、韩国境内。

据《明世堂孙氏家谱》记载：唐贞观十八年（644年），唐太宗李世民率领水陆大军攻打辽东和高丽。孙氏八兄弟为躲避战乱，浮海南渡，抵达登州府福山，卜宅定居，才有了8户人家的小村庄，故名“八家”。后人称定居地为“八家口”（即今天的八角社区）。元至治年间，又有辽宁朱姓，附近官庄陈姓

迁入，仍沿用旧村名。后因方言“家”与“角”音近，到明代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官文称“八角”，至此“八家”改“八角”。因“八角”一带是渔农兼营的宝地，后又有莱州丁姓、蓬莱刘姓和附近古现王姓、汤家汤姓相继迁入，村名仍称“八角村”。“八角”村前的海湾称“八角湾”，临近的海口称“八角口”。八角口西与建有阴主庙的磁山、东与建有阳主庙的芝罘岛隔海相望，八角口腹地广袤，八角湾水域宽阔，是一处天然深水良港。八角口是人们进入八角湾捕鱼的海口，因常有各地的渔船在此停泊，逐渐形成一个小码头。后来，一些外地人定居于此从事商贸活动，使八角口由最初的捕鱼海口演变为拥有商号50余家的商贸码头，商贾云集，颇有小城风范。现在的八角建设得更如如火如荼，面貌一新。

《登州府志》《福山县志》均记载：烟台开埠后，八角口才日渐衰落。因有史可查，孙氏子孙尊弟兄八人为福山八家口孙氏始祖。后裔主要分布于本邑桃园村、虎窠社、南诸社、西关社、马山社及昌邑、莱阳、潍县、宁海州等胶东八县。威海杏林孙氏是福山孙氏八兄弟之后代，同时也是胶东最大的孙氏分支，福山盐场村孙氏先祖系孙氏八兄弟之一分支，后来有的迁到莱山区初家街道北贺家村、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梁家乔村、牟平区宁海镇桥子村。

福山盐场村早年虽然产盐但不叫盐场，关于这段历史，《福山区地名志》记载：福山盐场村先前叫做“流盐沟”，那里是一片盐碱地，早年产盐。相传明朝以前，有先民在流盐沟畔聚居，后来有福山八家口孙氏迁来流盐沟居住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，山东盐运司胶莱分司登宁场盐司大使张凤先在此建盐课司官署后，遂更名盐场，盐场村名一直沿用至今。山左望族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的先祖王忠曾先于张凤先在此任职。如今，盐场村随着社会的发展拆迁改造，旧村已不复存在了，而福山区“盐场路”的命名还延续了福山盐场早年这一段历史。

明末清初，梁家庄孙姓祖老因家庭琐事与父兄积下矛盾，一气之下，挑着两个儿子兴仁、兴礼和夫人一道外走他乡，准备到文登桥头村投亲落户。当走到莱山街道郝家庄（逸品山庄）东荆山后官道的一个塔坡上，放下担子准备休息时，巧遇在路旁地里劳作的梁家乔村周姓祖老。两人抽着烟，拉着呱，周姓祖老问孙

姓祖老：“老哥，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呀？”孙姓祖老把来龙去脉如此这般说了一下。周姓祖老闻听说道：“老哥，文登离这儿百里开外，你挑着担子什么时间能够赶到桥头？我看你就不要舍近求远到文登去了，就在我们这儿落下吧。我们这里山清水秀，土地肥沃，冬暖夏凉，是很好的居住之地。”实际上，当时梁家乔这里山高路远，树木丛生，大山深秀，只有几户人家，非常孤单。且这里偏僻荒凉，野兽出没，很不安全。不近眼前，根本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村庄。山村自古一条路，并且是九转十八弯的二里水路。村庄树木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，当你走进村庄就如同进入了一座迷宫，生人是根本不敢涉入的。当年的捻军、张宗昌、刘珍年以及日本鬼子都不敢深入村庄。周姓祖老十分希望有邻居来此居住作伴，再三挽留孙姓祖老留下来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孙姓祖老被周姓祖老的热情好意打动，就此留了下来。周姓祖老当时还亲口许下诺言，今后岁月，一辈婚嫁一女到孙家为妻，两家结为秦晋之好。因此孙姓祖老当时就留了下来，一住十几代，至今已有了380多年的历史。梁家乔孙姓子民，为人忠诚老实，淳朴厚道，人脉广泛，人丁兴旺，早年有两支迁出，一支迁到沟头店村，一支迁到东北皮口。

前面说到，梁家乔村为什么没有一户姓梁的？全村基本全是姓孙的。其实不然，姓周的也不是坐地户。要问祖先在哪里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传说很久以前，有梁姓人家从山西运城小云南迁徙在此定居。

证据一：20世纪60年代，在荆山脚下孙氏墓地西老莹东侧一个地名叫梁家莹的地方，整修大寨田期间，在一片荒凉的乱土石下发现一些零散的古墓，其中一座墓下埋有一座石碑。碑文记载，明朝梁姓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到此定居，繁衍后世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岁月的变迁，多年以后，梁姓子民人丁不旺，家业败落，以至于后来种种原因，逐渐衰落消失了。

证据二：村中一位老人孙广先曾对我讲，他的姥姥家是高新区马山街道日头泊村，早年有一户王姓人家在香港做生意。王氏后人发迹以后，思念家乡，前些年返回故里问祖寻根，查找宗谱。原来他的祖上太奶奶就是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梁家乔村梁姓户主，400多年前嫁入高新区马山街道日头泊村的，由此得知梁姓才是梁家乔村的开山始祖。



乡村记忆

铜匠挑子

北芳

铜锅匠，胶东方言称“箍漏匠”，是指以修复破裂的锅、碗、瓢、盆等日常生活用具为职业的人。他们的身影曾经穿梭在大街小巷，为人们修补着生活中的各种用具。他们的工具和材料，都装在那两个一米多高的长方形箱子里，随着他们的脚步，走遍了城市和乡村。

铜锅匠挑子，一根扁担，两头是木头箱子，箱子里的工具和材料摆放得井然有序，每个抽屉都有着特定的用途。钻具、小锤、铜钉、夹钳、紫铜锤、镊子、锉刀、线绳、石灰膏腻子等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，在铜匠的手中却能发挥出神奇的作用。

铜匠们肩挑着担子，边走边吆喝着：“铜锅铜碗铜大缸喇！”小孩子听到后会调皮地接上去吆喝，“铜个小盆不漏汤来——”他们的吆喝声回荡在街头巷尾，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。

铜匠的工作不仅是修复物品，更是一种艺术创造。他们通过巧妙的铜钉排列和装饰，使修复后的物品具有独特的美感。在一些文化中，铜匠的技艺被视为一种传统手工艺，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。

记得小时候，邻村有一位身怀绝技的铜匠，大概是因为他六十多岁就像虾米一样腰弓着，人们叫他撇院。其实他姓林，铜锅铜盆的手艺十分精湛。

每天，老林都会挑着担子，游走在街头巷尾。他的担子里装满了各种工具和材料，仿佛一个百宝箱。担子的一侧挂着一个铜锣，走起路来，铜锣就会轻轻地碰撞挑子的铁杆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到了村里，他就放下担子，摇起铜锣，再吆喝“铜锅铜盆铜大缸来——”

村民们听到了他的锣声，纷纷走出家门，拿着破旧的锅碗瓢盆大缸茶壶帽筒等，等待老林的修理。

老林平时会自己在铁

台上用锤子砸出一些粗细不等的铜钉，用于铜不同大小的瓷器。每一件破裂的瓷器，他用钻具钻眼，用铜钉箍紧裂缝，用小锤子轻轻地敲打，使铜钉与瓷器紧密结合。最后在铜钉处涂上一层透明的釉料，让瓷器恢复如新的光彩。

我爹在上世纪70年代演过一场吕剧《女箍漏匠》，讲的是有个老光棍，是个箍漏匠。这老箍漏匠不爱在生产队干活，挑着担子下乡干起了铜匠活，独霸这一行，收费还老高。于是，邻村大队培养了四个女箍漏匠，专门给乡亲们铜锅铜盆。

我爹演的就是那个老箍漏匠，他一开始挑着两个纸盒子做的箱子登场开唱：“夏天一过秋风凉，今天起早去拉乡，心里无酒冻得慌。有这么一帮闺女当上箍漏匠，顶得我老汉真够呛……哎，这有块铁丝，这长短能打15个铜子，一个铜子五分钱，又是七毛五。”

等到了邻村饲养院，老箍漏匠想着吆喝两声，给村里人铜漏。饲养院的老李就说了，今天那几个闺女就要来了，不用你铜啦。

老箍漏匠气得坐在一边又唱起来：“黄毛丫头手艺人，到后来还得把我老汉请。”老李说：“你就等着吧，叫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眼看着闺女们把乡亲们的碗盆都铜好了，老箍漏匠又唱：“眼看瓷缸铜成功，好像皮球气撒空……”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铜锅匠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然而，他们的技艺和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。那些曾经修补过的锅碗瓢盆，虽然已经历沧桑，但依然见证着铜锅匠们的辛勤付出和智慧。

如今，铜锅匠的手艺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得到了保护和传承。人们通过各种方式，让这项古老的技艺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焕发出生命力。